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10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10

清儒學案卷十八

天津徐世昌

程山學案

清初西江言理學者有程山髻山易堂諸子秋水初學佛去而爲陽明復返於程朱白石刻傳習錄而質言其爲禪若躬庵中叔則塗轍有不同矣述程山學案而以髻山附焉

謝先生文洊

謝文洊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明諸生年二十餘入廣昌香山閱佛書好之棄諸生學佛甚力讀大慧禪師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神氣灑然異於平時既讀王畿書復好之求得陽明諸書徧讀之信益篤與諸友講陽明之學會於

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宗程朱縣城西有程山闢學舍其間名其堂曰尊雒與其徒敦實行修古禮晝之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記過朔望相質訂是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節概與同道相砥礪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遂邀易堂魏禧彭任來會講學旬餘皆推先生篤躬行識道本所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二卷首以君子有三畏講義發明爲學之要在於主敬畏天命一言盡之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常當提持此語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當下提醒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次爲程山十則務以躬行實踐爲主末附西銘解謂此爲學者究竟指歸因尊之曰事天謨自言八九易稾乃定他著又有易學緒言二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程門主敬錄一卷初學先言二卷養正編一卷兵法類案十二卷程山集十八卷康熙二十一年有疾自爲墓誌卒年六十七 參史傳

程門主敬錄自序

予讀程氏遺書識主敬之說久矣然用功作輟迄今無成是豈敬之咎哉是豈非人自負於敬哉今歲仲春入程山靜坐久之敬心乍復惕然自懲前非欲入深山竭力收攝作終年不反之計然細思敬之爲法豈獨宜於靜而不宜於動乎何淺之乎視敬也心一志定行坐起居日用周旋於敬不容暫離既乃恍然

夫子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其然豈不然哉用敬之餘益喜閱遺書於其凡論敬者畢錄又廣集諸儒所論以附統曰程門主敬錄雖其意未必盡出於程門然提掇淵源實自程門昉也其中互相發明詮剔蘊奧語淺味深朝夕省覽供我飢渴因歎聖人不作學之無所歸也千有餘年矣程子出始闢此周行苟循其途轍以入其弗克有成者鮮矣而或舍之則不淪於汚俗必遷於異端飄泊汨沒終身胥溺以亡而已矣又何學之可言乎敬之敬之永矢毋悖

風雅倫音自序

嗚呼倫紀之壞尙忍言哉子臣弟友之不能各盡其道以至於乖張變亂尙忍言哉有心者莫不撫膺傷懷而不知救之之道之所出予以爲救世須救倫救倫莫切於救情情也者五倫之

血脈也人之一身血脈不運則五官百骸不相附屬小則違和大則痿痹醫家謂之不仁今五倫之不仁可謂極矣其弊皆起於情之薄上下彼此之間泛泛然若萍聚若鷗值居常則各顧其私相遺以詐依違於儀節之虛文猶且幾幾莫必一旦有故則背負棄捐舉非難事甚則至於賊害悖逆冤仇慘痛傷千古君子仁人之心而召高天厚地之妖氛災變者皆薄情之爲根也夫五倫之分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然皆歸於情之不容已故情厚則恩義重情薄則恩義輕吾重惡夫恩義之輕以致五倫之敗也而思所以救之其法利用興人非木石自有感通感通之道在乎聲音此聖人所以深達其微善道其機而設法最神者也故曰興於詩吾因取三百篇之關於五倫者分類編錄仍取法乎正而不遺乎變正也者人生之大幸而

情之至當者也故綢繆繾綣愛慕不已相結以善而相勉以德變也者人生之不幸而情之無可奈何者也故雖憂愁哀苦不能無怨然或引咎或假託或法言或巽語或既懲其往而猶冀其來愈以見其忠厚惻怛而不忍恝然之意要皆出於情之厚也五倫之後又附以警學蓋以所稟不齊或過乎情或不及乎情有學於此則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一皆以中正爲軌故學也者又所以調劑培植此情以維持五倫者也編成日取數章拊節歌之覺此中油然欲生盎然若有一物不能去諸懷於是作而歎曰情之感人也如是乎聖賢之所以爲道而王者之所以爲善治基本者盡在是矣嗚呼世有薄情人其冷也無由使之熱其幽陰也無由使之動而有恥其頑鈍也無由使之朗其頑鈍也無由使之動而有恥其負心而反側也使人駭且惑而無由推測其所以然究且法令之所不能禁告語之所不可入此其人之肺腸豈眞別具者耶試與之歌詩

左傳濟變錄自序

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智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邃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是事者雖有猜主妒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鍛鍊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明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

是者久之則閱歷鍛鍊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以無學也文溈生也閹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浸衰足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國取數事評註之得二十八篇又予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祕計一一摘抉於字句外發從來讀左氏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編而祕不輕出予得竊窺其五篇而逸其一其四則全錄其評鍾氏伯敬之言亦時一錄之夫以予之閒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才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跡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以閹終則厚幸矣若夫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

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能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不亦可矣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而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利爲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哉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堇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恐猶不足以濟吾閽也

初學先言自序

自小學不興士心士品凡庸而不可救率由童稚之年父兄師長眩之以辭章欣之以功利俾其知能椓喪私欲牢固不可以

拔於此而欲其聞仁義道德之言惕然有動於中也不亦難乎
嗚呼民生之不幸實敎化之衰有以陷溺之至於此也善夫楊
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
言爲主蓋年方童稚如繪師之有素地或施之墨施之丹無有
不受一受之後永不可移惟繪師矜惜其始斯不至枉其素地
耳予開取先儒格言及古人至性篤行易悅人心目者本朱子
小學敬身明倫篇目以經爲正以儒先嘉言爲廣以古人善行
爲實彙次爲一書因楊文公之意名曰初學先言使爲人父兄
師長者於子弟經書之隙或解課游息之下爲之講習日月浸
漬深入不覺又每即事提撕俾知取法久之氣質自美習俗自
化則人才有造在鄉閭可以爲前後輩矜式在國家大之備朝
廷之楨幹小之供郡邑四方之任使轉移世樞其機豈不於是
寓乎然此書必爲父兄師長者欣然有會於心知學有歸宿然
後樂取而敎子弟則初學之爲言該父兄師長而言也嗚呼上
智之資得此爲基又擴之以經史其足以彰盛德大業固矣即
資屬中下果敬守是編終身不易又豈失爲聖賢之徒哉予蓋
驗諸古人而知其不欺也

日錄

萬物皆備於我前後皆備於今總不離目前一步約之又約只
在此處即至誠無息純亦不已皆自此踏去

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須是視無形聽無聲貫通呼吸
方爲順事沒須是仰不愧俯不怍交付完全始得就寧一生有
如許大事尙敢留一絲偷懦乎

愼獨最刻苦然到極瑩潔處便是江漢濯秋陽暴到極光華時

遂爾睟於面盎於背

立志須是全體承當則全副精神與古聖人相對照又何處容得絲毫偷惰若尚有未淨盡處必是承當處還有餘地故陽明先生教人責志最爲親切然立志在先責志在後立志須是看見聖人安身立命去處清眞朗析無絲毫滓渹自己懽忻踴躍全身聳入如日午中天立表其下光覆當頂四旁影子一齊俱滅從此起手纔是直取驪龍頷珠鱗爪一片不屑以後責志俱不離此則成效可必矣

事父母有一毫私心便是不竭力事天亦復如是日用常行不體天心起見者都是私心眞畏天命人惟恐一毫不合天理安得不精義

禪家頓悟將從前黏縛處忽爾空卻若再生一遭然當其參究時是用何等苦力方有此一日今我習氣種種無由脫去日用之中須要與彼參究時一般誠切覺隱微稍動卽與斬截不可稍爲因循聽其自然消隕卽今便要斬然一變與從前是兩截人物方是猛烈丈夫手段不然只若存若亡而已恐終身坐在蕪穢窠中不更羞苦可哀也哉

凡人心懾憚處必有所著如小兒怕嚴師這怕是著在師身上如吏胥怕官長這怕是著在官長身上臨深淵履薄冰這怕是著在冰淵上此獨知之地非嚴師非官長非冰淵如何不恣肆須要知此一念靈明知惻隱知羞惡知辭讓是非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隕越此天命所以夫子說畏天命便畏此獨知也此獨知卽鬼神上帝也卽師保父母也如何不怕得雖然得罪鬼神上帝便有災禍得罪父母師保便有打罵人所以

怕獨知之地無災禍無打罵人如何怕須要曉得無形的災禍打罵更痛更辱且召致外面的災禍打罵如影響之不爽知此便不由不戒愼恐懼也然此等意思最要人自體會得如會得便昏昏地不識痛癢矣所以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與諸生論知行平常只說行難若看聖人說博學之一節則知更難既博學矣豈可自以爲是又須審問既審問矣豈敢便以人言爲然又須愼思既愼思矣還恐是私意見故又須明辨經四折而後篤行下節又復丁寧懇切重以弗能弗措弗知弗措爲言知之難也如此後儒學術之差貽害無窮看來只是知之不精耳若肯依聖人如是用功則所見畢竟無弊決不至壞天下後世人心故學者愼無輕言知也顧涇陽先生論誨女知之乎章云子路只是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沈潛理會耳又云知的

曉得是知甚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卻難雖賢者亦多錯過高存之曰此是世間通病其機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推求看二公如此較量益見眞知之不易學問思辨行五者工夫又加博審愼明篤五字在上此是聖人校定千古不易定方決不許庸醫增減些子

畢竟是敬字平正王門弟子流爲無忌憚還是當日忽略此字此是千古學術命脈所關雖有極精微之見如不用敬總有弊端在後

悠忽馳散只是自待菲薄看小了身子故精神不振可惜好日子只是汨沒了人須是有遠大之志自然與世關切不患無智勇出來纔是箇丈夫氣概不然營營逐逐徒自苦耳須是徹底掀翻卓然擔荷

畢竟憂貧遂覺精神不振生計自不可不料理計算自不可不精析但加一憂念便與道相妨矣

勤儉二字是人開口常談其實是爲學全副工夫

舊所未去之習力求去之舊所未踐之善力求踐之小心苦力勿自欺誑

每有山中養靜之思此還是擔當不力敬畏不密遂有此想若眞擔當眞敬畏當下安有不靜何處不是山中故有走逼只當責擔當敬畏若必作山中之想是又添一妄矣從來聖賢教人做工夫決無有舍當下別尋靜境者也

閱念菴集見其工夫刻苦因妄習難了遂欲終於靜坐以期凝定此眞披肝瀝膽不肯自欺者今日學者逐物度日誰肯發憤斬截眞爲自己性命試以念菴自鏡豈得不苦背但靜坐境遇非人所易得不如於日用場中作收斂凝聚之法然舍卻敬字更無別路也但苦倏忽微渺搖蕩不測稍稍因循漸就頑痺非矯強堅忍不顧性命於萬死一生之中自討活路未見有出脫之期羅先生是何等人尚爾堅苦自矢我等乃汎汎放逸眞棄物矣

人生須是臨氣絕時一念無疚始是自己實受用處若此一時間心不過則更無可贖時矣然欲此時一念無疚須是平時念念無疚人於平時念念逐物思欲自振因循沾滯不即決斷一夕不測措手無及枉生數十年供人彈駭窮盡天地更無轉移之期直是苦也

魏叔子日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譆則驕

耳愚謂消盡意見剝盡浮慕具眞識求眞益自然不苟同亦不苟異矣後生輩若據一不苟同在胸中便好爲異據一不苟異在胸中便强爲同故須是具眞識求眞益則源頭清楚同是道合不是徇人異是特見不是自矜成心破除虛公獨運古人賢人自應心折

昔人云自己猶不能快自己意如何要他人快我意此語最可味氣質高明者不可多得若一一責以理便非全交之道但當發念責人時便以此反躬自責則待人寬恕而己心益盡

讀書之益隨處不可缺幸而家計温飽得以下帷固是大福不幸有饑寒之累不得不遊食於外亦須讀有益之書不得遊目泛覽徒取雜博須看自身現在所習何業便須專精於此一類文字以求透明此理實際坐可言而起可行方見有功儻自己胸中半青半白茫無實據欲以此見長而究竟不長自問尙信不過安能取信於人試之於用錯誤雜出如此才料求食且不可得安望成名追求其失總是自己精神妄用故耳

夫差使人呼於庭嗟夫差貴人也恐以宴安自溺故須人喚醒若伍員貧賤耕野乞食自不煩人喚醒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驗之古人無不然者可弗凜然今我輩處貧賤憂患儻負此境其爲虛生更何以自解書此時覽以代呼者

儒行篇正大中有一二語不純其氣象稍亢厲然孟子彼以其富與說大人諸語亦是如此氣象當士氣卑陋時自不得不如此激厲學者志氣不振亦不可不讀也

語小兒德宏教子孫家法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游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興隆有數終不至

墮我家風

講義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世人明知學爲第一事然畢竟精神不鼓舞意興苦衰颯者何以故大抵爲俗情淡泊不得惰習整肅不得浮氣收斂不得驕心按抑不得是以支吾歲月墮於庸俗之流其甚也陷於小人而不知何謂俗情淡泊不得如居食二者是人生之本務若隨分麤遣則人欲悉歸於天則微有愛憎漸生較量充其求安求飽之勢不至於食前方丈榱題數尺不足以滿所願迨至節義盡毀廉恥盡喪爲士君子所不齒原其由亦不過一念難淡泊耳如甘淡泊則心胸清楚氣概超邁趣味灑落自然與道日近與俗日遠聖賢根基卽此樹立矣何謂惰習整肅不得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元化周流四時運行晝夜無一息之停方能化育萬物亙古常新君子以一身處五倫當亦如元化朝乾夕惕亹亹不倦方於性分職分無歉然稟氣有清濁氣清者自不容已如顏子語之不惰子路惟恐有聞氣濁者昏昏無主如宰予晝寢冉求自畫不但已也妄念邪行自惰而生淫朋匪類自惰而集聰明精力自惰而消身計家業自惰而敗其患可勝數哉誠能起惰爲敏則聖賢事業任重道遠皆一肩荷之而存餘矣何謂浮氣收斂不得血氣輕浮一舉一動俱莫能自制而言爲尤甚出之於口非躁則妄躁則麤鄙妄則悖謬見於辭氣之間小之召辱大之招禍所以典籍愼言之訓最爲諄諄亦非專事緘默惟先後詳略輕重疾徐之間一不自察卽失機宜招尤取咎無所止極其故皆由志不凝定中無物以鎭之沖

口而出但取快便一時耳夫沸湯在釜火氣上浮水自溢出雖疾颺之亦不能退盡於釜下減薪息火乎所以聖人取訒取訥取不出諸口皆欲人於內地持重則外守愈固耳何謂驕心按抑不得凡人以我見爲是則矜高多泰一往不反一意一見無不盡覺己是而人非雖有道在前啟發不悟推其弊不特一己自誤在家則誤一家在國則誤一國如才高學博足以張皇其說則并誤天下後世一念自滿爲害如此其甚徵之於史歷歷而然人人不免但有甚不甚耳氣質和平者既不多見其餘則未免有物外貌雖若謙沖中實隱然作礙求其虛受如空谷聽言如轉環恐非有若無實若虛之顏子無此風度也此俗情惰習浮氣驕心四者乃學者之通病有一於此即與道隔況爲全具乎故必俗情消惰氣振浮氣收驕心抑方可謂之好學然非大智沈勇不能在初學如覺未能則又切須篤志

子曰知之者章

夫子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論其境自是不如然愚意爲學之序知固在先好固在後但人有秉彝即好是懿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雖有惡人聞人至性奇情亦無不怵然動慨然歎此即孟子之所謂良知陽明夫子舉以爲宗旨者此好原爲固有之良不俟後來增入之好日見深重故固有之好日見消奪有志之士知之亦久矣何以仍然故我必須將此增入之好如貨色如逸欲紛華如辭章技藝如祿位之類漸自輕淡將此固有之好如孝友如忠恕如篤友誼如謙虛受言之類漸加濃厚則於此道自然由知而好之篤不患不臻樂境矣諸子非無知者也試自審所好何在如十分有五在

固有五在增入則學也尚易爲力如十分有七八在增入僅有二三在固有則幾希之存吾恐漸就澌滅其狠狽墮落尙忍言哉自己性情如何欺得自己頻頻省察諒亦不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在地中土氣充養則生氣日滋由萌蘖以至於干霄蔽日皆分內事其間雖爲風雨所飄搖霜雪所剝落迨至春時依然榮茂何也以木根原具生氣本有干霄蔽日之理若能謹愼護養不使牧以牛羊伐以斧斤則勢不至干霄蔽日不止也君子觀於升之上坤下巽遂得爲學之法知人有此德原從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人具足亦如木根在地具此生氣本有可以爲聖爲賢之理然聖賢累世不少概見者何故由人於此德不能愼其所以不能愼之故弊蓋有二一曰怠心一曰躁心

怠則物欲乘之中守不堅躁則功利乘之急於求成二病竊發將向之所積者銷隕殆盡小且弗保安望高大耶此豈非人事不愼之所至耶使念慮之間果凜若淵冰精神綿密工夫絲毫不肯放過苟富家之積財一錢不妄用如農夫之惜穀一粒不輕棄愼之如此時年既久自不覺其已造聖賢之域矣陸象山先生曰涓流滴到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山此之謂也而吾原學者所以有二病之由一則是安於小而不敢希冀高大以高大爲天生聖賢之事自己得爲鄉里善人足矣小廉曲謹一步展擴不開一是妄自高大而不甘於積小以爲我性分中自高大原不藉乎積累無翼而飛無足而走勇於自信不顧傾跌二者又往往各自以爲是互相指摘而由君子觀之一則不見本性之德體段原與聖賢無分若肯虛心强力研究學問變化氣

質則生機勃發高大乃吾德性中本分事耳何苦自畫其限一則乍識德性便自狂喜不知風氣之雜揉習染之隔礙竭力以致其功尙恐不得眞實豈容一超直入勢不至墮落坑塹不止學者惟將升卦大象細心抽繹自見聖人於此原未嘗限人以高大亦未嘗遽許人以高大但人能具優裕强毅之心從一言一動銖積寸累時而順適勿自足而起虛憍之念時而拂逆勿畏難而生退縮之想小心翼翼終日乾乾由此程途逐日進步高大雖遠自有到期矣

程山十則

一辨喻以定志

人貴立志志一則氣從然未有器識鄙陋而能特然以聖賢爲志者故先須辨別所喻如見解意趣只在富貴功名或辭章技藝或鄉黨自好則其志之所向不過成就富貴功名而止辭章技藝而止鄉黨自好而止如此而欲求入聖賢之門牆登其堂奧豈可得乎故愚欲學者先於西銘一篇細研實體捐去私吝識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寸心耿耿有獨契而難以語人者則志之所之決不肯自安於狹隘其光明俊偉之胸懷軒昂振迅之氣概雖欲自異於聖賢之徒而不可得矣

一實踐以立基

日用下手不過當下一步放過不得躐等不得爲學而舍卻當下決無有入手處也如在家則孝父母友兄弟撫妻子畜婢僕在外則料理世事應酬人情在館則親厚師友教授生徒以至一切動靜語默見在所值皆屬當下一步愚所編幼

學先言一書便是教人當下著力樣子不論成人小子皆從此一一踐履過去方得成章方可上達如造大厦不先堅固基址則梁棟輪奐將無所施故凡見地遠大志願高邁者須急求實踐以立基址庶不墮罔念之狂

一奮厲以去習

爲學之蠹莫大於氣質習染惟自幼得嚴明父師爲之絕其萌芽正其機勢庶幾坦行無阻儻質已僻習已深雖將義理看得燦然如一物在眼前只須拾取必且扞格沮禦若有一人陰掣其肘而不得自遂者於此稍一因仍則日甚一日久而相忘照人則明照己則昏勝人甚勇勝己甚怯豈不可歎若夫具眞見立眞志之豪傑定然奮不顧身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力如先儒所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貓等鼠者日

漸月劘必期掃滌至盡而後已決不肯自欺自怙苟且偷懦以了此生也至於人各一偏不能列舉平心細察必自了然

一堅苦以礪操

人生素位逆多順少而逆境之操尤難三代以下儒者之不得志身處逆境皆視爲本分事知爲本分則安心寧耐固守不移一切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俱歸消融其生平行已防範則如處女堅貞則如金石光明則杲日之麗中天潔清則秋月之映止水如此胸次有何順逆可分吾輩生多貧賤而拂亂時有於最難過處當勉思古人以自礪馴至於安貧樂道斯可不愧儒者矣

一繹理以養心

人心不得所養則天理無所滋益而私欲日漸生長久之本

心蔽昧將有必不可爲必不肯爲之事忽隱忍爲之者此學
者所當大懼故先儒語錄當時加思繹其析理之精發明五
經四書之旨各有獨得而古人用功得力處其甘苦滋味又
最能引人著勝地能時取而涵泳之則浸灌日深機趣日熟
從理自順從欲自逆矣
一讀史以致用
二帝三王修己而天下治然兵農禮樂各有致用之方詳內
略外非聖賢之學也故中庸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又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亦非
徒一修己可了經世之術濟變之方莫備於史讀史者須別
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時勢坐可言起可行方謂有用之學
經曰安而后能慮注云慮處事精詳不到能慮終算不得得

止也
一勤講以精義
爲學固在自己然孤而無輔終難課進昔聖人以學之不講
爲己憂不恥下問爲可證蓋以天地間義理無窮聞見有限
是非得失所爭在毫釐間而私意一蔽遂有莫能自別者此
非藉朋友問辨之力將何由得當故諸友無論朔望講會之
期即平時相對偶爾過從意中口中無非爲此事放舍不下
必互相質證彼此剖析然後快心若相見之時止以寒溫套
語及泛常閒事了之親厚者又不過家庭俗務一再籌畫而
止則志氣悠忽工夫粗疎欲與之研究理路於幾蔽之介判
決事機於疑似之閒不可得矣
一簡事以專功

職分內事當一一盡之使無遺闕此卽是學但務外喜事得已不已則最爲妨功且令精神疲倦心氣粗浮不惟於聖賢精微之言漸不相入卽辭令容止之間亦易流於塵俗論語曰居敬而行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人不能簡者皆緣利念名念及好氣之習不能自克是以無事輒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變難事一事生多事羈絆層疊迄歲不了反將分內學業荒疎廢置遷延旣久恐一段初志俱泪沒矣惟敬以居心則克己有力內地旣淸外事自簡

一自反以平謗

君子自修惟務獨知不必人言是問然謗議之來正可自考其中吾失者吾之師也急求改過以謝之其不中吾失者或不中吾此一事亦當深思精察平日必有致謗之繇萬一在己無歉亦可以防於未然作他山之石而爲委士之師若但知尤人不思自反則不惟學問無長進處而人益謗之若張的而招射者矣

一相規以有成

人有能虛受不能忠告者有能忠告不能虛受者均非也虛受者虛己從人不文過不好勝聽而能受受而能改固爲難矣然見友有過緘默隱忍坐視成敗此非關切之誠有未至則善柔之氣不能自强也忠告者剛直不回懇款陳言如不容己夫豈易及但過在己躬友言見及則拂然色沮或爭辨自怙此豈友實無識其言悉不足采歟或亦好勝剛愎抑遏不下而吝於自反耳故忠告者貴虛受虛受者貴忠告二者循環不已相與有成則同堂中如五味調適而共烹八音和

諧而合奏於以享賓降神敬無不將而誠無不格矣

文集

誠說上

爲學之道豈別有祕要哉實理實心而已實理者何誠是也實心者何誠之是也惟聖人心與理融而爲一則謂之至誠而學者每疑誠之爲道爲甚遠不知誠固人人所自有吾觀今人欲習淹博習辭章習醫卜算數習天文地理一技一能皆知具實心以求必達何獨於學欲化其氣質之偏滌其習染之蔽以復還生人之實理而乃半就半去以赴之若合若離以趨之及其無成則曰天之限我聖賢之不可學也嗚呼是果至誠之難於學而至然耶夫人之心至虛至靈舉天地間至巨至細至奇至巧至玄赫至幽深至艱險之事業莫不皆發於至虛至靈之一

心然而心雖虛靈用之一途則舉用之兼攝則墮故目雖明也兼視則昏耳雖聰也兼聽則眩兼則歧而妄一則貫而通故以至虛至靈之物而用之不誠其功與未用同彼無志者無論已吾獨悲夫有志爲學者之用心不誠而卒歸於無成也夫不誠則歧也妄也歧與妄之所趨非他名耳利耳紛華耳逸欲耳憂貧且賤患得與失耳吾爲窺其際將盡用之欲亦覺名義之可畏將盡用之理則又覺諸欲之難去於是或作或輟一出一入隱忍於中矯飾於外悠忽支吾於早夜之間迹似爲學而神明之地反而自叩其不異於流俗者幾何哉蓋不誠之爲禍烈矣然斯人而遽目之爲僞與姦彼亦有所不甘蓋其心非不知理之當從欲之當違特起於一念不決遂至因歧而妄始則欲去欲就理而憚於力繼且遷延日久欲日益熾而理日益消終將

決防潰隄與小人同歸而有所不暇顧至是而欲辭姦僞之目也雖善爲解者亦有所不能豈不哀哉陽明子每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程子以聖人爲必可學而已必欲學而至學者如知姦僞之可羞安得不以聖人之學爲歸聖人之學惟遏絕歧妄之私念而反之於誠具實心以求實理一念專決萬欲俱隕如此而飲食夢寐如此而造次顚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獨往獨來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朱子曰人不患信則事皆無實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不誠之故古聖賢皆身經得喪於其間而後著之書以立教豈有欺乎奈何有志爲學而甘浮沈於姦僞之中而不知反之於誠也

誠說下

或曰實心之未具乃實理之未知故耳子不責人之未明而遽責人以未誠則於自明誠之訓得無違乎予曰明以求誠固也然士生今日規模具於聖賢義理昭於簡策非誠以求明則所謂明者乃聞見之知雖知之於誠何補乎夫誠之爲說本於舜典徵於大易會極於中庸而周子程子諸儒又遞詳之誠之義幾無遺蘊矣聰明之士不煩歲月即可以博綜而明然卒能誠者之少則知非明之難也誠以求明之難也然則以誠求明奈何曰亦具此實心而已矣夫學弗能問弗知思弗得辨弗明而皆曰弗措此非實心以求明何以篤摯周詳如是必實心如是而後可以明必實心所得之明而後可以弗篤弗措以行其明蓋執柯以伐柯而柯乃成則是實心者乃終始貫通之謂也非是何能明亦何以成其誠或曰世亦有實心以求明而其所明又不過辭章醫卜算數天文地理一技一能而已而卒無益於

聖賢思誠之學此豈得咎以求明之心不實乎且更有實心求明而遂通於釋老之徑又甚則工巧於邪謀詭術其爲實心視思誠之學不啻背而馳且畔而賊之矣安在實心之爲可貴乎予曰此非實心之咎也其咎在小用之與歧用妄用之其所趨不在吾道吾又何責焉吾獨悲夫用心於君父之大不敢謂之不誠而終不得卽謂之誠如荀息之死忠無當乎忠伯奇之死孝無當於孝與孔子之所謂六蔽者之明不足以濟之之爲可惜也明亦豈緩事也哉見夫飾其衣冠峻其門牆聲援黨庇以自高而胸臆開卒未有精確不易之指歸見諸行事則鄙陋偏頗與憒憒者不遠聖賢思誠之學又豈如是哉此其蔽於明與蔽於誠均非吾所謂誠以求明明以成誠之謂也或者又曰苟具實心宜無不明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又何必更求明乎子曰謂之不遠則猶遠矣父母於子之疾病其關痛迫切直可通幽明格鬼神而藥之灸之何以往往多誤豈非誠而不明之故乎自醫者視之則了然於其疾痛之由藥之灸之每多立效而關痛迫切終不能如其父母又豈非明而不誠之昭著者乎吾之說蓋父母而工乎醫者方其診視用藥用灸參酌於方書時令之宜而確與病中而藥之灸之卽計日而立奏其功夫惟誠以求明而明卽以成誠由是循循然卽以入於至誠之域皆此實心爲之貫徹始終也學者於誠果能是誠豈猶有不成哉

壬辰答易堂彭躬菴書

確齋至相與商訂斯道大意亦如先生所賜教然文淳意則以爲天地萬物總在道中所以說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又

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玩此則世間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一不統於道中陸子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蓋道卽事事卽道也今先生所見似以搶攘恩讎中未必可一一合道如此則道是間中物忙中則無是山中物世中則無道固如是乎又以爲論理自是一貫其奈力量何夫力量視工夫以爲進止而志則實不容纖毫移易況論語明說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言必於是則困勉工夫決不以人力量稍差別有捷徑借之以度此造次顚沛也凡事之成敗利鈍是有主之者在以直爲之則利以枉爲之或未必利枉爲之而利則直爲之必更利直落得直枉徒自枉耳在先生意中豈不曰枉尺直尋亦豪傑所快意殊不知聖賢所深懼志差一黍則事差一鎰快意未可得及悔而挽之已有莫可及之勢以先生聰明氣魄何爲不可而肯遜其志以堯舜周孔第一等人物讓與他人而退居漢唐以下區區建立以爲表見乎是自棄也願先生不問是兔是象總搏之以全力則衍道脈於無窮開太平於萬古而世間一切大忠大孝殊功偉績統括無遺矣

癸巳再答彭躬菴書

天地間無懸設之理其意必有所由來無無故之言其端必有所由發不據其由來而按之則至切之理見爲至迂不審其由來而判之則中窾之言視爲不急如文涪前書所陳蓋因先生面談時曾論我輩優閒可以辨道而一身之饑寒急迫了無奇策文涪是以有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之引證有道爲閒時物忙時則無爲山中物世中則無之疑問又論此道難造純粹且留爲後局文涪是以有工夫則有淺深志則不容稍委之規戒今

來書以醫爲喻謂文洊如十年學醫千里求藥以坐視父母之斃文洊前書實不如此可覆按也文洊意正責成先生勿投雜藥試以庸醫至心有未盡而自信自矜以重誤其親之病夫同一父母子則均子也譬之先生爲老成歷鍊之子文洊則爲少不更事之子然弟雖少不更事而情之疾痛呼籲未嘗或減於老成歷鍊之兄其惓惓屬望惟恐老成歷鍊之兄投以雜藥試以庸醫以至誤親之病之念勢自不容已也豈有已少不更事而且欲老成歷鍊之兄從容學醫遲遲求藥以坐視其父母之斃耶至枉尺直尋之說文洊更有所鑒矣往見前輩中有名已立節已著而其行事常有大不滿人意者是豈惟不能起父母之疾且令父母元氣摧傷雖其孝親之念未之或泯然意緒不誠以至庸醫妄試雜藥妄進有令人扼腕傷心而不能爲解說者而先生復有難於純粹之語竊恐失足類是夫吾人立志窒求合道未能純粹毋以未能純粹而遂不求合道求合道而未能純粹則純粹終可期以未純粹而不求合道則志已委矣又何純粹之望乎孟子之所謂尚志乃在取非其有非義殺一無罪非仁今之君子不能合乎仁義以至事不立而道與俱喪者皆不知志之當尚也先生誠能以尚志之訓爲主宰以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之語爲輔佐濟以之不濟亦以之生以之死亦以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區區建立豈足云乎審如是則事即道道即事不論閒忙山中世中均奉此志爲周旋永矢不渝又安患工夫之不純粹也哉來書又云管仲之仁孔子不廢同甫之語朱子所卑使先生而不聞道則與管仲同甫爭較文洊亦不敢過求先生而聞道也乃復以管仲同甫自待則非文洊

所敢知也朱子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故文清惟患學聖賢之不眞而不患有遺於豪傑在先生意謂聖賢難以促至不如豪傑之易就而文清則謂聖賢乃性分中事隨用隨足無煩於待若豪傑挾氣魄以驅馳其機權作用必假借於規矩之外而後可以快意其功業非不奇特而功利之根隱伏而不化律以性道遂有毫釐千里之別陳仲醇曰豪傑險而聖賢穩豪傑奇而聖賢平此自未聞道者論之則似穩之外有險平之外有奇穩與平之不足以自見則思爲險奇以發舒其壯氣以表著於千古其實概之以道則但有平穩而無奇險揖讓穩而無險征誅亦平而無奇以至君可放弟可誅權奸之三都可墮皆至穩而極平與日用飲食灑掃應對無以異若歧穩而爲險歧平而爲奇則總與道歧既與道歧則豪傑而不聖賢在今日亦如景星慶雲之不可得見而文清於先生終有進而望焉者先生以爲然乎亦尚有擬議而未盡所云乎願更洗發益我不淺

附錄

己亥書示門人甘京曰近始看得羅整庵不苟先儒所不到處整庵爲發明之殊快人於此始惕然理之難明從前粗躁實追悔不及也甘京撰親炙錄

又書示甘京曰凡一切應酬亦難免於人情事勢中周旋發付求得一段天機逆露油然於形迹之外方爲合道然視此宙在想像中不得湊泊融釋新疑一柱聯云屈非可辱伸非可榮庭下薰風吹茂草峻不至拒通不至徇夜深孤月度寒潭觀此亦可知吾志之所在非曰能之亦當求勉而已同上

先生論有明學術推薛文清入手歸宿果是程朱正派不得以落禪議之後來諸公能免此議者少平心觀之亦最易見但苦好高者多平心者難得耳玄孫鳴謙輯年譜

星子髻山宋未有之盛來訪兩山以書論學有年至是各質所懷論程子識仁儒禪差別程朱學脈及無善宗旨有弊俱契合時魏冰叔館新城走百二十里赴會聽者甚眾髻山歸歎曰不到程山幾乎枉過一生矣同上

程山弟子

甘先生京

甘京字從齋南豐人諸生好學能詩文負氣慷慨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有司行之年饑山賊起先生請免荒稅均賦役行賑恤潛身走山砦下知其險易因畫戡定策請於大吏勦治亂以定與程山同學一日會講心折便請北面稱弟子立身砥行溫潤栗理其論學謂朱陸歸宿不異特所趨之塗異塗異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無害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既又與易堂諸子講習魏禧兄事之隱居不就試爲童子師自給著有家禮酌宜通鑑類事鈔軸園稾其芟賸之作爲軸園不焚草無名高士傳程山弟子甚眾先生與同縣封濬黃熙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爲高第稱程山六君子子來字衷素有膜堂類稾

封先生濬

封濬字禹成貢生孝於親父病祈天請代兄不得於父爲慰解而曲成之教授里中生徒至百人年四十師程山少程山五歲執禮恂恂耐勞勤縣中丈田與黃熙任其事好爲人排難解紛

彭士望戒以毋出位因自號位齋魏禧稱其才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其不用也

黃先生熙

黃熙字維緝與程山爲友折節師事之服弟子之事進退維謹程山引爲入室弟子順治戊戌進士縣中丈田與封濬任其事無敢干以私閭里有不平事皆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卒蔬食三年奉母居山砦母卒山居火先生撫棺大慟願以身同燼風返火滅人以爲孝感喪終乞病不出卒子國望國垂箇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各爲卷并所爲詩文雜錄總曰倣園遺稟

危先生龍光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諸生善事後母後母遇之非禮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族人旌別善惡救恤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厲無所忤聞過則喜

先生有焉

曾先生曰都

曾曰都字美公諸生年四十餘於庠忽棄之受業於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

湯先生其仁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歲貢生居家有法度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初問省克堂集

附錄

魏叔子曰程山之門禹成爲最長其德宇尤大醇篤行有道君

子也又曰美公穀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所不同也

案程山弟子又有傅與字同人諸生有禪根論著錄程山集中李萼林字仲闇一字深齋亦諸生好施與嘗割產以濟人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高識字敏生隱居講學年二十七喪婦以有子不再娶三子亦皆南豐人

程山交游

魏先生禧 別爲三魏學案

彭先生士望 別見三魏學案

彭先生任 別見三魏學案

宋先生之盛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崇禎己卯舉人少孤事兩兄如父以授經自給居匡山下白石村人稱爲白石先生明亡更名惕結廬髻山與同里查轍吳一聖余晫查世球夏偉及門人周祥發講學時稱髻山七隱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奧旨皆能抉摘異同與程山交最篤嘗與甘京論祭立尸喪復禮不可廢魏禧亟稱之禧語甘京學道當能交使可傳於後先生不謂然先生文清挺無宋末語錄之弊晚讀胡居仁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康熙七年卒著求仁編丙午山閒語錄程山問答髻山語錄孫士宗能傳其學士宗字司秩雍正丙午舉人官南豐教諭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部駁不與試學宗程朱著學統存史學正藏

刻傳習錄序

王文成良知之學疑於禪覺時嘖有煩言或辨曰說本孟子鄭
鹽官氏作吾學編復奮然論定曰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
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傳習錄諸書具在學
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矣證文成學之是者無如孟
子是證文成學之是孟子非禪者無如傳習錄矣道家言虛吾
儒於虛上加不得一毫實佛家言無吾儒於無上加不得一毫
有此陽明語鹽官氏豈未嘗反覆融玩而故作是辨鹽官氏當
亦有見而言之也釋氏以理爲障而錄中於去人欲存天理六
字丁寧諄復不下百數十言據此猶比例而同之禪覺豈非周
內然而天理之似是而非固有不容不辨者夫天則誠而已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命於人則爲仁義禮知之性此理
粹然至善者也擇此謂之擇善好此謂之好善樂此謂之樂善
聞中庸言明善矣未聞言明即是善聞孟子言知性矣未聞言
知即是性言明即是善知即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特
心分事而傳習錄曰心即理也夫心而即理孟子不應曰理義
之悅我心又不應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又不應曰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豈謂心之悅心根於心以心存心乎又孟子道
性善錄曰性無善無惡又於告子之言有取焉曰只無善無不
善一語已了不應復分別仁內義外又於大鑑之言有取焉曰
莫思善莫思惡爲不識本來面目者說試反覆融玩其言本孟
子乎本告子乎抑本大鑑禪師乎文成惟認良知爲天理故告
蕭惠有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
天理與在耳曰聞在眼曰視在手握持在足運奔之類識者知

是佛性何錄黎爽又曰何思慮是工夫即思善亦非又以一心讀書應賓接物比之好色貨及酒又教好善惡惡不得傷其無善無惡之體也如是則交成所謂天理概可知矣所謂存天理亦概可知矣傳習錄具在鹽官氏更能下轉語否雖然禪學固未易言也非龍場動忍朝思夕究不輕許以禪參非一夕呼躍從者驚駭不輕許以禪悟非英敏天縱權變莫測不輕許以禪機禪用先生人品光霽動業爛如固豪傑之士哉夫謗人者自謗也誣人者自誣也先生既楊墨疑紫陽而余小子復以大鑑疑先生事類反脣又當佛法盛振之日不度綿弱嘵嘵然呵詆禪宗兼闢吾儒之似禪者又舉前喆所論定非禪舊案而撫翻之行將見其受排擠於眾顛隮而莫之救也然中有不獲已者不遑恤也亦曰孟子具在傳習錄具在期共告之天下後世云

爾

案髻山同隱諸子吳一聖字敬躋亦崇禎己卯舉人余晫字卓人查轍字小蘇皆星子人晫隱居教授建宗祠萃子弟讀書其中轍通天文厤法算學兼精岐黃並見星子縣志查世球明諸生明亡募勇士圖舉義兵順治五年逮赴江南不屈死見南康府志夏偉周祥發不可考南康府志又有許延緒字餘子都昌諸生師白石讀書不理外事年未三十卒爲白石弟子之一亦附著焉

清儒學案卷十八終

清儒學案卷十九

天津徐世昌

柏鄉學案

清初多理學名臣貞庵著述皆宗程朱本所學以立朝因事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論者謂政事文章理學蓋兼而有之述柏鄉學案

魏先生裔介

魏裔介字石生號貞庵一號崑林柏鄉人父柏祥篤學工古文明天啟元年恩貢鼎革後杜門著書有四書日錄讀史綮言柏鄉縣志先生生而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順治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吏科給事中兵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康熙二年遷吏部尚書

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十年以疾乞歸十一年加太子太傅先生在言路最久前後二百餘疏內贊政典外籌軍務或行或不行即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第一先生性嗜書輿中輒攜一卷及致政紬繹經史百家之言拳拳服膺宋五子書窮理盡性之恉時有所深省獨得嘗謂朱陸之辨紛紛不已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隆萬以來之學者以佛附儒有毫釐千里之失又嘗與孫鍾元辨論王陽明無善無惡一語曰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云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云無善無惡者又一告子也於是本其爲學之宗旨著聖學知統錄二卷以述見知聞知之統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又以董仲舒以下至高攀龍諸賢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德業不同要皆足以鼓吹六經羽翼聖道爲聖學知統翼錄二卷取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周汝登所輯程門微旨孫承澤所輯考正晚年定論及朱子與廖德明問答諸書爲周程張朱正脈一卷孟子詳說反約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何以說不有說何以約爲約言錄二卷采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取周子通書之義彙之成帙爲希賢錄十卷採五經論語孟子及秦漢而後諸家言性之語而衷以己說爲論性書二卷集程朱及諸儒格致之說而附以己所作辨二篇爲致知格物解二卷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平川甘泉韜穎諸家而附之以己所纂述知性十八篇爲學規彙編一卷以薛瑄之學得程朱正傳乃錄其要語以自修省爲薛文清讀書錄纂要若干卷其平生講學尊朱大旨具備於以上

所著諸書其他所撰又有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
篇捷解若干卷孝經注義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傳家錄
三卷附家約一卷楞林三筆五卷明百家說三卷耕餘雜語一
卷多識集十二卷雅說集十九卷佳言玉屑一卷瓊琚佩語一
卷兼濟堂文集二十卷嶼舫集若干卷崑林小品三卷崑林續
鈔三卷溯洞集十卷鄉塾全書若干卷教民恆言一卷風憲禁
約一卷巡城條約一卷勸誡圖說一卷牛誡續鈔三卷康熙二
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一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
文毅參史傳徐乾學撰墓志任啟運撰傳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馭頑梗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效可覩矣
夫子以刪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蓋欲舉道德之宏綱示百王
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蘊宏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駮自漢已
然況於後代六家同異既難強合邢昺翦截復多迷誤欲以探
洙泗之微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廁列諫垣時請以
孝經取士疏聞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內衿佩家絃戶誦矣先是
閩中明經盧爾唱曾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歎其實有
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爲文以弁之其書
業已問世矣顧缺略尚多而坊本不無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
之而未有暇蓄念慇慇十有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
門研究大約以註疏爲據而參之以諸家之說既訓釋其字復
詳衍其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會
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淪空幻學術
誤世陷溺者眾彙五經之精理開萬世之太平孰有若斯經者

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已也若曰希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四書大全纂要自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歎曰詳觀四子之書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僞之所得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即河汾昌黎不免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即服膺此書乙亥丙子間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賢之書於高閣而珍重異端之說服習異端之教空虛誕妄羣趨如騖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毋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余既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因取爲諸生時所錄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爲子弟進德修業之標準而併望海內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已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之舊糟粕之餘已耶

聖學知統錄自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歿聖學晦蝕
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
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
杜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
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
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
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
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
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
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
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
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
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
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自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
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
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
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
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
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
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尙足以爲聖人乎伯夷柳下惠吾從
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
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

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摭拾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聖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屆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目之所見錄記之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中間復條分縷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槩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鰓鰓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意何爲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

俾學者就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未協於宜其始也敬業樂羣其既也鹵莽滅裂卑者趨於富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可不痛哉余之此書采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勉不倦而因之以考其全邃其養庶幾修之於家者卽可獻之於廷因名之曰希賢錄蓋亦竊取周子通書之義而參贊考亭小學之傳其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尙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仿尙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權量而賢人君子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甕牖繩樞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讀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沒於腐儒老生之說膠錮其胷臆而不可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周又三年再閱一周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唯從之迨辛亥歸里廣平侍御甯元著借本鈔錄壬子索歸又閱一周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略不等識其所見而

論之遂付剞劂以廣其傳數載始竣其工蓋前後有十年之力焉嗟乎温公之創爲通鑑也殫十九年之力萃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已鮮温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孜孜矻矻獨爲黽勉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於丘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略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說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衡史未可窺一斑而遂視爲全豹也

文集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騖焉而趨已矣既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之者亦騖焉而趨已矣嗟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讀書者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大約泛濫於百家則爲詞章之習沈墮於空冥則爲邪詖之說究其要歸於聖賢意指相隔奚啻天淵自紫陽術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輯爲集註其於四子之微言大義蓋不啻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門戶言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言無善無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訛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元氏作曠覽百家獨存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爲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

也良知良能皆言近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實有一段眞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洋而歎歧路而悲也先生近指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欲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譽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尙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尙佛老或耽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之見薰蒸膏肓難以

錮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庵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卽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近裏著己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營鉥目劌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鶩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由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不加務誠可爲悼歎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常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高置案頭今午歸寓門無剝啄意頗閒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學體認親切非以騰口說好辨論爲能也昔朱陸之辨紛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今茲晉卿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據佛氏之論識與明爲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爲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强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著不得不好念頭著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穗秕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穗秕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愼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腳踏實地寔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其沾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憒憒也久矣隆萬以來之學者雖稱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參證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爲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

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場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間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脚踏實地認性善爲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晉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所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涸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易耳夫道之憒憒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破愚祛惑故以平生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爲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爲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竟似顏子但聖人以禮爲主譬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慄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禮而堅守之故制之而復起如風中埽葉埽去還來然欲學爲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目前聲色嗜慾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伺因緣如賊兵十萬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爲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衫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慾所敢望其藩籬也禮也卽性也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與周茗柯書

承教體用兼全之說誠爲有見然向來諸公議論不一多將體認差了認得體眞用自不遺認得手便知會持認得足便知會行王陽明認得艮知又曰無善無惡卻是不曾認得艮知也孟子認得眞故道性善勿論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眞隨聲耳食如聽盲人指路必走荆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章已明擴充之外別無擺脫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在我者則自不爲外所搖也

附錄

先生喜言性理尤好爲詞章之學爲文醇雅不失爲儒者之言詩宗陶韋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尤惓惓三致意焉（徐乾學撰墓誌）

先生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之急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作贊生平鄉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人其出處亦相類云（同上）

先生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藴括其中矣（學案小識）

柏鄉家學

魏先生荔彤

魏荔彤字耤虞號念庭一號淡庵文毅子年十二補諸生入貲爲中書舍人官至江長鎮崇道嗜古勤著述自經傳及諸子百家皆有心得嘗自云手注九經道窺一貫其自負如此罷官後著大易通解十五卷謂畫卦與河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下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爻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又有懷舫集三十六卷參四庫提要

柏鄉弟子

徐先生乾學別爲健庵學案

曹先生禾別見梓亭學案

柏鄉交游

孫先生奇逢別爲夏峯學案

魏先生象樞別爲環溪學案

熊先生賜履別爲孝感學案

申先生涵光別見夏峯學案

郝先生浴　別見環溪學案

張先生能鱗

張能鱗字玉甲號西山大興人系出橫渠先世徙京師家學淵源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本願治丁亥進士授仁和縣知縣康熙中舉博學鴻詞未遇歷官江蘇提學山東四川巡道在江蘇以士風華靡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聘陸桴亭纂輯儒宗理要一書俾循誦服習不惑歧途在山東治先教養禁異端曲學崇孝弟興教化撰青齊政略所著又有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西山集九卷孝經衍義補刪若干卷論學直指金谿姚江爲禪當時魏文毅陸清獻皆重之參學案小識兼濟堂文集

清儒學案卷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二十

環溪學案

天津徐世昌

一代之興必有正人君子立於其朝激濁揚清引爲已任而後人才出焉風俗成焉敏果律已嚴而知人明同時諸賢如孫鍾元刁蒙吉既屢與酬答湯文正陸清獻又皆所薦達也講道論藝聲應氣求烏乎盛已述環溪學案

魏先生象樞

魏象樞字環極一字環溪號庸齋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吏科以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遷光祿寺丞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教化則宜崇臣

僚之家教亟治河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勵天下則宜輯禮書聖祖皆是其言旋擢左僉都御史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擢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聖祖嘉其切中時弊時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有清名以盜案開報職名遲延革職先生疏舉之遷刑部尚書疏請留御史臺爲朝廷整肅綱紀聖祖可其奏以刑部尚書留任遵諭舉廉吏疏薦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瑚密色蕭維豫文運畢振姬陸隴其張沐十人皆得旨錄用逾年始任刑部尚書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歸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一謚敏果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者爲深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凡所陳奏於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著有大學管窺庸言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參傳　陳廷敬撰墓志　學案小識　四庫全書提要

文集

致知格物解

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致知格物是入門第一事也儒者辨論紛紛意見各出說心說性說理說良知千言萬語近是者多若以之表章聖經垂訓後世實有大不可解者抑人自解而樞自不解樞自不解而並諸家之解亦若有不解者耶竊嘗愧焉近見刁蒙吉先生格致補傳一編彙集諸說參以獨解似爲不解者進一解矣樞再四讀之又不能解蓋樞鄙儒也淺學也未能讀

傳安敢解經第見致知格物之解聚訟數百年而終無把柄有說內一邊者如淘沙井愈淘愈深有說外一邊者如放風鳶愈放愈遠又有內外兼說者如對鏡花捉水月愈尋愈沒著落只一格字有解爲格鬬之格者有解爲扞格之格者有解爲感格之格者有解爲格式之格者有解爲格眼之格者有解爲天壽平格之格者猶曰旁引曲喻以明格字之義也獨於物字不一其說大抵多在大學之外著解間有一二從大學看出者又若含而不露露而不全而其極力闡發者又謂六經孟子句句是格物而反不以大學之所以格物者解格物則橅之惑也滋甚矣嗟乎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而致知格物一語竟終身不解可乎此橅所爲管窺蠡測謬成抽解終不敢自信其不謬竊願與海內學者互相發明以證朱子卽物窮理之意云爾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妄爲低昻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讀到此處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在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等在字相應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卽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卽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有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卽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

不正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顚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眞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況致知是知止眞工夫固未有紛紜繁賾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

學無異近有解物爲物欲格爲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紬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爲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在卽是物物卽性也善也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愼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

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干枝萬葉從此發出也
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
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
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
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
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
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
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卽有一身
之位育如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

卽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
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
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何也人君之喜怒哀
樂卽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卽雨暘寒燠之
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
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固予也奪所當
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
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
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夭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
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
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
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

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偏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遠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德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為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綫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答刁蒙吉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闇重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槩六册敬存

案頭容卒業另報儒言錄與斯文五經翼原不可以一例觀蓋儒言以語錄爲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爲二書之階梯未可知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稾呈教名儒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也高邑固不倫即康齋蔫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與本傳俱無徵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未議何椒邱邵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邵以高子許耳羽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眞禪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腳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闢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宦轍所至毀佛寺爲儒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請於退谷先生者惟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

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修辭立誠似當爲第一劑也別論相鄉世好諒必慕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爲贊去縞紵遠矣但新簡銓衡不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册附覽並乞隨筆點正爲願仍有內篇並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璧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率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馮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使者到蔚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晨興欲覓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函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並諸稾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尚候台諭昨謬論康齋擬之蔡

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爲權倖所薦耳惜也非責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廬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闢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爲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足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樞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並惟詳示宋儒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廬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樞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遺之樞意斷不及此且樞庸齋祀文正者謂何窒不爲退谷先生一助高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儒言錄一册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困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不簡當如何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癲狂病者只與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在披閱示樞以的幸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盡況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告久矣再承專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劄記之末尙乞筆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吝裁答直抒胸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途邁台命也劄記莊誦數過字字會心聖學得傳千秋大事樞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罄其一得之見竊爲先生割愛不敢爲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

所爲切禱者也續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並近稾一册皆觸類而及之者先生點竄擲回以志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册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領略名言不敢草率盛仵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吉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稾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盡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烏得不感若拙手素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儻拾而梓之瓦缶在前何以法今而傳後即附在劄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鑫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詆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

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

愆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譎諫戇直諷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閏夏望前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遷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皆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康齋原不敢與蔡邕相如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亭之知是其不幸者也況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眞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並存也惟

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何嘗語語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强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尙未卒業統容另正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遷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爲蓋心折劄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愼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耳前大集豪中不避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稾雕蟲之技亦煩目及猶家人說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朱子與南軒東萊商訂四書何等功用今人各鬪壇宇恐未可倣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札云涇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矣倣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刻之惠感不去心仕優則學此又一益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既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

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啟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主一無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纔纔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

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倣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硜鄙即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爲己非爲人也授梓便爲人矣先生愼之擬各錄一册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爲敝州閱月課卷蓋鄭侯因蔚士初改策論未諳體裁月合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闈例事竣裁復並附即事小詠統乞垂覽

答左翼宸先生書

記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寡陋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貞更不敢昧況學問必須明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諒之稟定後謬書數語以報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既生天地間便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邪說小人便難免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謗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孰失也哉首善書院考一册

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聞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
聞而行不立卽不謗不忌而謗且忌者自在甚爲可戒若舍理
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入無
難先生以爲何如淩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卽其
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耑
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答馮訥生及門書

門下天資高妙平日敬服頃接翰示具見向學眞誠句句踏到
實地所詣自不敢量矣細讀來論以求放心爲本以勉強力行
爲先以有恆爲要是三是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
耳如行路然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窒忿欲
云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矯激之
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芳草之必有香非
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然逃名
絕世是禪非儒矣至於怒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
一怒而諸侯懼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門下所
謂止爭天理人欲者也純天理者爲聖守天理而閑人欲者爲
賢此卽安勉之分耳聖人是有體有用底人然道理只是一貫
曾子守約見爲忠恕故唯這箇顏子復禮見爲文禮故歎這箇
且當日卓立光景明白易見了無疑義人自今日懸想孔子道
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故
所見如此註謂日用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
端倪也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極知趨向堅定力圖體用之學
再進一言先求改過僕不敏願互相切磋焉時家祠經始方有

事於土木不及詳答再白

與馮訥生及門書

前讀來書先行求放心二解率皆採本之論其於學也庶幾矣昔人云學貴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僕尤不能無疑焉門下解先行是教以慎言之道非教以立言之道誠然但云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立言此非僕所知也竊謂聖賢之言如人之飲食夢寐如物之跋躍飛鳴如天之風雨露雷日星雲漢皆自然而然何嘗有意立言惟近代詩文之家分門別類極巧窮工每刻一集動至三二十册不知於立言之道果何如也僕嘗反已自愧犯此病多矣若夫聖賢之言皆聖賢之行也譬如閱歷程途其中山川險夷一一舉以告人使人不迷於所往雖謂之有意立言亦無不可其不得已者又安在耶門下又解求放心謂心神物豈能求來更不再放豈同雞犬可以籠致云云此更非僕所知也竊謂雞犬至蠢也人心至神至靈也既知一念之邪矣而一念又續之既知一事之錯矣而一事又繼之推之念念事事概可知也豈復可言學問若云時時放時時求是無他者而有他已矣者而不已也立言宗旨果如是乎且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成功之一日乎抑教之日日克日日復乎克復與求放心有何異乎勿其非禮則禮復矣既復而仍有不復之時乎知其不仁不義則放心求矣既求而有仍放之時乎夫放而弗知求者眾也及其求之而又放之以學道問道之心亦有時而不仁不義以至神至靈之心亦有時而若愚若頑欲其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難矣門下所謂內外精粗中和慎獨俱在此者必不得之數也以愚論之世儒之求

放心者皆攝念之說非求放心之說本章仁人心義人路專爲
求仁義而言孟子七篇大本領正千古學問大根源蓋心之放
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氏未嘗
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爾也如謂去聲色勢利佛老一求已畢云
云乃僕前說未悉門下之疑有自來也請一再申之譬有人焉
今日知聲色勢利佛老之非明日又見聲色勢利佛老之是倏
收倏放反復不常雖操莽之心不是過也門下顧以堯舜微危
擬之豈人心去而道心存亦有忽存忽去時乎類擇一集雖言
不能盡亦可爲本章羽翼耳至謂心在腔子裏察公私義利之
辨此門下合乎朱註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謂心求來更
不再放則僕合乎程註下學而上達之說也明辨之後尙俟豁
然貫通焉故不覺娓娓言之門下何以釋僕之疑乎二說與祁

州刁蒙吉商量未定因檢諸稟奉覽幸一參訂之爲慰餘不悉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
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
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愼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
曰庸齋之板實卽江村之認眞也眞人本色開口托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
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
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
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
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

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眞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眞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違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蹤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

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豳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密侯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此都門讀問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
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
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
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
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
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
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
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
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
合者尙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
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
於家廟家祠可也楓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
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楓平日家祠
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略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既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
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
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
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
古而準今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
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
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其言曰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附錄

先生家居立友仁社邑士從游者甚衆講求性理書凡嘉言懿

行恆手自鈔錄

先生嘗言爲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爲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其論學以脩德爲體以講學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平生事業悉本於此

順治六年己丑先生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先生獨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榜發性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稱餘官內外無一以貪敗者

環溪家學

魏先生學誠

魏學誠字無僞敏果長子少承父學文行純粹康熙壬戌進士官內閣中書乞養歸家居七年不謁選適聖祖西巡謁行在改翰林院修撰累遷諭德後遭母喪遂不復出敏果年譜卽口授先生及諸弟等手錄者著有一齋新舊詩

環溪交游

孫先生奇逢別爲夏峯學案

刁先生包別爲用六學案

魏先生裔介別爲柏鄉學案

李先生顒別爲二曲學案

湯先生斌別爲潛庵學案

陸先生隴其別爲三魚學案

耿先生介別見潛庵學案

申先生涵光別見夏峯學案

劉先生醇驥別見孝感學案

郝先生浴

郝浴字冰滌一字雪海號復陽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御史巡按四川時川亂未平迭疏陳兵事及善後之策報可議行吳三桂督師入川專擅驕縱屢疏劾之爲所忌誣以欺罔冒功逮訊論重辟免死流尚陽堡及三桂叛於雲南大臣交章論薦環溪言之尤力起用復原官巡視兩淮鹽課累遷左副都御史迭疏陳軍國大計清操風節冠於一時出爲廣西巡撫兵事之後民窮吏玩設甌通衢許冤抑者自訴屬吏懍懍奉法汰冗兵而於鎮安泗城田州梧州凡邊方及扼要之地增兵防守請卹死事諸臣以勵忠節建立書院以勸來學粵境大定康熙二十二年卒於官年六十一後以軍需移動倉庫部議革職追補特詔念其廉潔素著原之子林上書訟冤復原官賜祭葬如例先生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所遭多艱苦而志彌堅嘗與孫夏峯論學自道所得謂循究聖賢窮理盡性之書密證諸家未有深入反求之曾子孟子及兩程子之學參之六經以合於宋明諸儒若有別也乃放懷天地縱觀古今思所以適於治之正理確然深信兩程子之學於聖門爲契合即於周子朱子與明之薛玉俱別無論諸儒也著有易注孟子解中山史論中山奏議朱紫陽大全始條理編中山詩文集參史傳先正事略

于先生成龍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副貢生授廣西羅城縣知縣猺疆煙瘴以至誠爲治在任七年從者皆死亡民憐其貧斂金錢進供鹽米卻之招流亡修學校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四

川合州知州瘠苦與羅城等再遷湖北黃州府同知攝武昌知府調黃州時吳三桂叛湖北賊鑾起集鄉兵屢平巨寇擢江防道歷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會耿精忠叛亂之後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多所省釋薦廉能第一擢直隸巡撫調授兩江總督所至以清廉率下官吏皆望風改操臨事應變無方尤善治盜當時號爲清官第一聖祖嘗諭曰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未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卽理學之眞者也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清端先生以實心行實政不居講學之名有于山奏牘七卷詩一卷其自省六戒曰勤撫恤曰愼刑法曰絕賄賂曰杜私派曰嚴徵收曰崇節儉立說悉本於天理人心論陽城撫字心勞謂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實一二便民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

歿後子準輯先生生平雜鈔之稾編次增益爲正修錄三卷齊治錄三卷正修錄所採凡一百三十八家之言不分門目齊治錄亦採諸家之說分幼學蒙養閑家善後士子守身搢紳居鄉以道事君任職居官勸諭愚民愼重刑獄善俗戢姦催科撫字備荒救災凡十一門稱先生不從理學立名絕無彼此異同之見又言先生不佞佛亦不闢佛謂身爲儒者方憂聖賢道理挹取不盡何暇探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駁準官至江蘇巡撫克稱家聲焉參史傳　先正事略　四庫全書提要　學案小識

張先生貞生

張貞生字幹丞號篔山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爲司業時刻鄒南皐宋儒語略頗主良知之說後與魏敏果熊文端往來講學乃一宗考亭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

先生疏言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坐出位言事降二級尋乞病歸然卒罷巡方之令居京邸蓬蒿滿徑突無炊煙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賻皆勿受家居構我師祠又捐宅爲書院十四年起補原官卒年五十有三著有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簣山語錄唾餘玉山遺響集各若干卷先生爲學一以愼獨主敬爲歸嘗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一關又言學問經濟本非兩途然經濟有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是也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爲有猷其實毒蒼生而誤國是者即此自命經濟之人也論者以爲名言子世坤能傳其學有恥言集參先正事略學案小識

簣山語錄

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

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

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

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

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

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之一端

附錄

簣山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

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尋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自有樂地簣山曰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攪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塡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誠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學案小識

先生與人書曰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走入空寂一邊又與熊青嶽書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同上

陳先生廷敬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奉旨增廷字授檢討洊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入直南書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歷遷禮吏二部侍郎管理戶部錢法擢左都御史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奢侈之風未除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卽新而無厭轉相慕效積以成風由是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猶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乞敕下廷臣博考舊章斟酌損益務合於中罔敢淩越則節儉之風庶可漸致又疏言督撫之職在察

吏吏果廉能毋敢有加派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夫富民然後能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心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宜通飭督撫凡保薦府州縣官必確察其無加派火耗無黷貨詞訟無朘削富民每月吉集眾講解上諭實心奉行者俾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二十五年同徐學士乾學奏進鑑古輯覽詔嘉其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先生並充總裁官累遷工部戶部吏部尚書旋以湖廣巡撫張汧案牽引上察其誣不問以父年老乞歸養准以原官解任仍領修書事二十九年起爲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父憂歸服闋授戶部尚書調吏部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四十九年以耳疾乞休既而大學士張公玉書卒李公光地疾未愈詔仍入直辦事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謚文貞先生童稚之年即知嚮慕正學衣冠偉岸擬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侍講席最久經筵奏對時申啟沃所爲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有午亭文編五十卷（參史傳　四庫書目提要　名家詩鈔小傳　學案小識）

文集

錫土姓說

古無無土無姓之人禹貢言錫土姓惟五服諸侯之事而不及

凡有土有姓者非略之也舉其大而小者可知也故凡有土有姓其源流失得之故有可考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是三代無無土之人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夫稅畝猶未違於什一之法而左氏譏之曰非禮丘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至於田賦則實爲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其大違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其多者得鬻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茲起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爲畔無復限制以田之多少爲賦斂之厚薄及其後也乃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必備其繆戾滋甚焉始皇三十一年始令民自實田以定賦蓋取大半之賦竭天下之民力以逞其欲二世承之海內叛亡當是時也天下無復有有土之民矣夫民之無土其始由於厚斂民既無土而國亦隨之傳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自古以來未有聚斂而不亡者也然至於秦有無土之人無無姓之人左傳曰因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史記註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呂祖謙曰姓者所以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易惟天子乃得特賜姓如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謚配字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爲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爲祖也由諸說考之別姓則爲氏合氏則爲族則是氏與族爲一姓與氏爲二矣故羽父爲無駭庶子隱公命以爲展

氏則氏族爲一也風俗通曰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生也以國曹魯宋衞也以官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叔仲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然凡賜氏族者子孫爲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之類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者是也夫無駭生不得賜氏又況生而自以爲氏者乎若是乎氏族之重其君不賜而子孫自以其祖父爲氏爲族者皆僭也亂也然氏亦謂之姓如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故舜後姓嬀爲氏曰陳今之以陳爲姓者不聞其別爲氏則姓氏爲一也蓋其初若將以別之而其後乃復爲一一之以百世不易之姓而不一之以數世一變之氏也傳有之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所以統繫焉使不相別也故先王之所尤重者姓焉而已矣夫惟天子乃得賜姓諸侯則否諸侯賜氏則凡不得賜而自以爲氏謂爲僭且亂者所以防天下之自別其子孫之所出者而因以自昧其始生之祖也姓顧不重矣哉鄭夾漈氏族略謂凡言姓氏皆本左傳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玉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二曰以邑三曰以卿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謚十八曰以爵氏十九曰以國係二十曰以族係二十一曰以名氏二十二曰以國爵

二十三日以邑係二十四日以官名二十五日以邑謚二十六日以謚氏二十七日以爵謚二十八日代北複姓二十九日關西複姓三十日諸方複姓三十一日代北三字姓三十二日代北四字姓所援据最詳而亦不分孰爲姓孰爲氏要之猶未違乎姓氏爲一之義也至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姒嫣姞妘嫡姪嫪之類夫先王以姓爲重今曰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則是反以氏爲重而以姓爲輕其亦不明乎禹貢之義者也禹貢言錫土姓使天下無無土之人亦無無姓之人也其時所錫者雖止及於五服之諸侯而諸侯之土田人民諸侯實自經理之雖不得賜之以姓而或者推天子之意賜氏焉以別其人苟非然者是使高山大川雖已奠之而昧澮之水任其橫流而不治也其尙可以爲國乎吾故以爲古者無無土無姓之人而推言由秦以來乃有無土之人至於其凡所以得姓之故尤致意焉使世之讀禹貢者不因文以害義以見先王之治天下使無土者有土無姓者有姓其爲萬世生民計者至深遠也

春秋始隱公論

粵自西周板蕩王轍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矣眷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周家之一大變局也春秋託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傅良曰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奉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碏晉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親上也鄭莊公爲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卽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爲卿士而有志於叛王此春

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鄫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之强僭四年而朝孰與周鄭之交質繻葛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弒君之大變故謂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亦齊末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絕於幽王平王之世詩下降於國風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有言子嘗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又言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說雖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弒之禍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難言者夫子垂典法於萬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有微文顯志焉或曰禍基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傷隱之賢而誅桓之篡也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爲君者也宜爲君者而誅其篡何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爲公不言其爲攝攝經無明文也非攝而親遇弒焉其爲篡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爲於王法所不得爲則桓之弒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蓋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

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刻責之追詬其所爲曰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既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爲盛德以篡奪爲固然將陰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爲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爲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惡亦未著春秋之作將以奬善戒惡耳惡者猶欲進之於善況非惡之尤著者乎惡未著而被之以成父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度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篡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卽位有不書卽位隱不書卽位者不成其爲公也不成其爲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是豈然與凡卽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陸氏淳誦說之余嘗求其義矣知隱之不

卽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穀梁云繼正卽位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此例也）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卽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弑君不書卽位正也（莊閔僖三公是也）凡繼弑君而行卽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弑君而行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云宣公繼弑君而行卽位其意也（意欲爲君故黨於賊而行卽位）左氏不達其意曲爲其說而云莊公不言卽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卽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卽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弑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卽位乎故知解閔公不言卽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莊公不言卽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卽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卽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正卽位繼弑不卽位之說當矣至其闢左氏所云莊閔僖之不卽位辭尤辨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因左氏公穀之說者余故以爲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卽位攝也而公羊以爲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穀梁以爲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攝旣與經違而公穀以爲成公之意志云云者是公旣卽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國之心而隱實未得行卽位之事不得行卽位之事而卽位之事而卽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爲成其意志乎是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於後世而遂失聖人所以作經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卽位者隱自不行卽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不得而削也及觀趙氏汸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蓋隱公之卽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得而益之趙氏之說有以得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合於吾心也明乎此而後知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而弑之夫子是以傷其賢而誅其篡春秋之始紀隱公而善善惡惡之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爲聖經也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恆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不敢有谿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敘春秋之所以始爲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

妄生穿鑿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晃有十二旒服有十二章春秋紀十二公逆而推之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爲戒也

古今易說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卜筮獨得存最爲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爲淆亂視他經爲甚焉樂既散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爲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爲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爲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經文蓋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象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

卦十序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
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
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
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
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
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
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其正失而未能盡
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
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
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
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
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
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
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
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
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
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
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
之而不復知其舛譌之若此也蓋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
考見故與世詮焉

朱子論定文鈔序

衆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害正不有其人排斥而決擇
之以衷諸孔子則天下倀倀焉如瞽者之無相暝行之無燭不
及於顛踣陷溺無所底也當戰國時去孔子猶未遠而楊墨告

子之徒各倡異說塞仁義之途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洎秦以來游士縱橫捭闔傾動世主其人皆詐謀詭論欲苟一時之得不復顧萬世之害舉先王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者毀裂滅絕其害甚於燔書浸淫既久中於人心由是百家紛出奮其私知敢有顯然非聖之書矣兩漢雖表章六經而微言既湮其流至於曲學阿世迨其後生心害政以致禍亂相尋歷晉唐洎五季之時彌甚矣中間二三賢喆之士如韓歐諸君子出而力爭之聖人之道賴以綿綿延延不墜於地然亦莫有能集諸子之言而匯歸於一是者也故即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邈焉孤存於世逮及南宋紫陽奮興於千載之下正百家而集大成迨於今世之學者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昔蘇子瞻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降及後世曲學之患甚於異端昌黎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然則朱子之爲功亦不在孟子下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孟子辨之而天下後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時千有餘歲羣言之紛綸莫可紀極朱子從而別白是正焉而天下之言理者始歸於一是朱子之知言繼孟子而興起者也其言散見於羣書及具本集中者石門吳子青壇距戶十年餘潛心蒐輯薈萃成編名曰朱子論定文鈔昔人謂仲尼駕說者朱子駕孔子之說者也今復駕朱子之說可謂金口而木舌者矣聖天子典學重道紹接洙泗陂衰新異之說不得至於黼扆之前知言獨至矣是書也上佐乙夜之觀益廣文明之化又豈僅爲學士大夫誦說服習之書而已也哉然學士大夫果皆能誦說而服習之以求至乎成教化而美風俗

則簡册之所傳即政教之所布也知言之功不其偉與青壇以書問序於余余是以樂爲之序

困學緒言

率性爲道道不可離即此已見性善矣如使性而惡也有善有惡也則亦何爲須臾不離此性而惡者及有善而又有所謂惡者哉故觀乎此而紛紛之說其爲謬妄益信矣

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

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即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

貪生怖死恆人常情人能盡其道而死者鮮矣故委心任化達人之情盡性至命聖人之學

揚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程子曰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此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然則儒之所貴可知矣豈天文地理之謂哉世之惟務從事於此者諒矣

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

薛子讀書錄言其心之所得以備不思而遺忘非如今之言道者竊道之似以成其說也

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

凡事之難當盡其道處之不得有己有己則自私自私則用智愈覺其難矣故凡未盡其道者皆有己者也

易言而受責其爲益多矣思而改之可也逆而報之大不可也
小人者賢者恨之聖人憐之是聖與賢之別也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眞積力久自然有得發而爲言辭自當中
理而無鄙倍之虞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學未至而汲汲於
爲文正如小兒學語雖道得一兩句亦不得通貫曉暢也
此道正如人之於飲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事最平常其理
最切要今人只作一件奇特高遠事看了莫肯尋向上去偶見
學者從事於此卽自恥其不能指目爲立異可歎也
凡心之所思四肢百骸之所職視聽言動之所以然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天非人之所能爲者則何可不敬以守
之愛之護之珍之惜之以無失其正耶明道程子曰視聽思慮
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心之於道猶腹之於飲食飲食之至於腹不假安排布置而自
能疏貫流通道之體於心亦豈待造作矯揉而後能神明變化
耶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自子思孟子以來無
人見及此惟程子云天人本無間斷語義約而能盡此皆學者
切要入德功夫極其至雖聖人莫能外焉
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
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
行不愧於已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旣愧小人之
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已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
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
小人矣使天下翕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

羣居見人擾擾己心能不動此處正驗學力未能至此切須加勉強之功

一日之閒於言語應接不失其道而中心浩然有所得者學之驗也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此即萬物一體之意學者當常存此心不特居官臨民宜然

南豐曾氏思政堂記有曰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朱子註爲政以德正與此合

當戰國時闢楊墨亦不止孟子觀孟子言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云云則可見矣然而後世獨知有孟子者不惟以其闢楊墨以其有所以爲孟子者在也其諸與楊墨辯者以其專務闢之而不知所以自治所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也是亦楊墨之徒而已烏足道哉

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食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

先儒謂孔顏自有其樂不因疏食曲肱簞瓢陋巷而後樂此論最是的當愚以爲大聖賢處富貴貧賤一以視之若常人處富貴而淫處貧賤而憂者固不足道矣然常見膏粱華寢之人所憂有甚於蓬茅藜藿之士是則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固亦自有樂在爾

程子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子言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此本體功夫合一之至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是統論此理辨明性道教三個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爲異端所惑以致走差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愼其獨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脈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具於是矣

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以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往而不浩浩哉

讀書養氣不得分爲二事

附錄

先生夙知靈壽令陸公隴其清苑令邵公嗣堯賢袖疏草將列薦會上御宮門亟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上獨目先生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先生方掌御史臺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先生使言先生自念班六卿下既未承明詔當以次對已而六卿有言他守令賢者語未竟上特問先生廉者果爲誰先生奏言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

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於是兩公皆擢御史始先生嘗亟稱兩公廉或謂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先生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是可謂能以人事君者矣先正事略

聖祖留意古學嘗召對羣臣從容問在廷中誰最能詩先生以王公士禎對詔舉博學鴻儒先生疏薦汪公琬之二公者一爲詩伯一爲古文家而皆由先生言以達天聽後十餘年聖祖復以後進詩人垂詢先生先生以吏給諫申義周宮詹起渭對皆一時之傑也同上

林吉人曰先生平生學術師法河津河津之學以復性爲宗而文與詩皆雅健絕倫淵源最正爲紫陽以後一人先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一以河津爲的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已廉慎之

清儒言必稱先詞自已出所謂貫文與道而一之者無媿於河津矣林佶午亭文編後序